

回

任丹江

乡

临近农历新年,一天晌午饭点,母亲做了糊汤面,颤巍巍舀出第一碗端给我,边搅匀了辣醋边说:“你三爷腊月十过三年哩。”碗就搁在了我跟前。

我捞起一筷子旗花面,吹着腾腾的热气,顺势拨了拨手机的日历,接住话茬:“九号,周四?”

母亲过日子用的多是农历。她时常挂在嘴边,一不留神嘟囔出的,无非“一顿饭工夫”“鸡上架时”,尽是一些方言土语。我们上班一族,大都赶着公历,盼望什么时候该休息、什么时候发工资。她说我的一位三爷过三年,实际是家乡里逝者离世后第三个年头,按习俗家族要过一次“白事”,邀请亲戚乡邻走动走动。

我抽不开身,母亲也就回不去。在市区,平时我和妻子各忙各的,孩子交母亲经管。老家若有人情礼节,多是父母联通四邻,捎钱带物,团结走动。

我想,这次也不例外。母亲懂了她没有搭话,返身到锅旁开始给孩子盛饭、喂饭。

自十多年前搬进城市,母亲学会了跳广场舞,教孙儿把自己从农村的“婆”叫成市区的“奶”。甚至还用起我退下的智能手机,隔三岔五拍个视频,发个动态——尽管她的“朋友”寥寥无几。

我能看见,母亲在改变,用着劲儿想融入城市,变成正儿八经的“市民”。但不可否认,母亲的根还深扎在农村,在三十里开外的老屋。母亲的时间概念中既没有分秒必争,也不会加班加点。她过日子,是双手捧本老皇历,满世界道

赶着新时髦,有时被我瞥见,觉得怪别扭。

饭毕,我匆匆赶去公司加班。临出门,母亲照旧撵上来:“你走,我关!”孩子已经午睡,但觉浅,母亲总嘟囔着嫌我手重。

我三步并作两步下了楼,突然意识到什么。

两年前,父亲意外过世。母亲便跟着我住,一直忙家庭琐碎,平日带孩子、做饭、打点屋舍,根本没钱。母亲说三爷过三年,虽然这个“爷”是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,但还是得给她留点礼钱,好赖任她应付。

于是,我又重新上楼,掏出两百元钱留给母亲——她还没有关门,斜靠着鞋柜,呆呆地望着对面的一堵白墙。

“上回的还有……”母亲缓了缓神,低声道:“能不能跟领导说说,咱们争取回去一趟,哪怕露个面再赶回来……”她的声音愈发微弱,像蚊子叫一般。

见母亲神情沮丧,我心头一热,把钱递给她,安慰道:“行!我试试。”

“我怕乡里乡亲不走动,万一哪天我一倒头,连个帮衬的人都没有……”

我顿时一怔,迈出的脚就那样悬在了半空,仿佛一脚下就要踩空,跌入万丈深渊。母亲已然十分苍老,用村里的话讲是老得“土塞到脖颈了”,加上自己平日忙工作、奔生活,老家的四乡八邻、乡里乡亲到年底也该碰碰面、拉拉闲话了。

这是我不曾留意的可怕——我们无法抗拒衰老的自然之力,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,我们往往又会对身边的人和事麻木无感,疲于应付生活的烦恼。

“独人难活,农村人的日子都是你一把我一把,大家互相承担着过来的。”母亲还不放心,又再三叮嘱道。于情于理,确是该回一趟老家了。

几天后,在一个日头红艳艳的深冬时节。吃过早饭,我开了车,载着母亲和孩子朝老家驶去。

头顶的一方碧空像绽满了蓝格格的桐花,绵长而温润。一路上,母亲拿出十二分的劲头,又是逗孩子又是打电话,丝毫没有消停的迹象。她告诉我,务必把顺路的乡邻都捎带着,大伙一起回。

(单位:高洛市中级人民法院)

初雪的秘密

杨 浏

了下来,卧在雪中,仿佛在和这雪做着无声的交流,一同享受难得的宁静时刻。行政办公楼前,一串串、一行行,步调一致的脚步勾勒出一幅向前向上的年终冲刺图。

天微曦,雪乱舞,半山皑皑半山翠。东西交错的条条小道不一会儿就铺满一地白霜。草木覆雪却不压枝,晶莹剔透的六角花瓣折射着七彩阳光,熠熠生辉。清心苑内,雪落已成诗,松叶穿雪,互诉衷肠,湖冰暖阳,且听风雪。纷纷雪花一丝不落落在远山近水,落在亭台楼阁,落在冰封湖面,落在《咏煤炭》石雕上。

从清风亭望去,雪花飞舞间的诗意犹如一幅美丽画卷,匆匆一瞥,无色却已

是绝色。道路两侧的灌木从宛如披着羽翼的睡美人,时而温婉,时而恬静,仿佛上天泼墨挥毫,将最纯粹的高洁瞬间呈现出来,片片眉间雪化作一幅幅煤炭工人的岗位工笔画,头戴“安全帽”,身穿“矿工服”,聚焦“LED显示屏”,手持“遥控器”,全神贯注精耕着心中的责任田。

漠漠梨花烂漫,纷纷柳絮飞。越是严寒,越能坚强,我想这大概就是冬雪的傲骨。年年落雪,雪落年年,竟分不清是冬招惹了人的归途,还是人撩拨了冬的离愁。每次遇见总是以不同的方式,或于风中翩然起舞,或于树干上轻巧悬挂,或于屋檐底下凝结成帘;也能演变成憨态可掬的雪人、坚挺硬朗的

雪球、悠长光滑的冰道……总之,它们仿佛是魔术师,在偌大的舞台演绎神奇,用灵动的身姿为矿工加油鼓劲,召唤出他们内心深处的一团团红色火焰,点亮安全之光,陪伴他们穿过每个日日夜夜,在2025年稳产高效的生产经营目标蓝图上精进着。

严寒过后,冬雪的每次道别却是同一种深情,礼让三分,不争不抢,静默地化作一池春水,双目凝视着踏春人的到来。当你蓦然回首,不经意间总能发现裹在厚厚白色棉被下的草木已经挺起了腰杆、抬起了头,迎风而上。远处那冰冻三尺的清心湖下早已是汨汨细流,鱼翔浅底的春意盎然。

秦腔

孙 虎

苍劲激越的腔调
是西北大地上最古老的曲子
吼一句撼动天地
唱出了慷慨深厚的家国情怀
展现了铁血男儿的人生豪迈
如滔滔黄河激浪不停

悲壮高亢的旋律
它回荡在空旷的山谷之间
听一段荡气回肠
奏出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
历经岁月依旧散发迷人魅力
几千年古韵显现张力

感人肺腑的唱词
是老秦人耿直质朴的本性
如一首无韵诗篇
绛唇皓齿尽显人间千姿百态
感知到野性山河和瀚海平沙
藏有道劲雄厚的气度

三秦大地齐吼秦腔
像根植中华大地上的火种
几千年来燎原不止
这里能看到敢为人先的精气神
凝结着面向伟大梦想的奋进者
气吞八荒的磅礴力量

扫 舍

那根有

过了腊八就是年,腊八一过,渭北的乡村就悄悄忙起来了。这时候,母亲便开始絮叨:“没几天过年了,咱家该扫舍了。”长大些我才知道,母亲只是在提醒当教师的父亲。每年腊月扫舍,母亲要等学校放假,我们姐弟几个和父亲回家才好开展。

记忆中,我家扫舍好似打仗,而母亲就是这场战役的总指挥。

扫舍那天,母亲早早起来便开始忙个不停。我们起床时,袅袅炊烟和浓浓饭香已在院子弥漫开来。饭后,一年一度的扫舍在母亲的精心组织下,有条不紊地展开了。选一个天晴的日子,母亲就像领导安排工作一样给我们分配任务,不容商量,父亲和我们都得服从。

扫舍的目的,用母亲的话说,一是为了家的洁净,二是驱逐一年的晦气。扫舍一般分三步:一是扫,屋内屋外彻底清扫;二是刷,对屋内墙体刷白;三是抹,用抹布对门窗、桌椅、板凳、灶具油污清理,要做到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、利利索索。年年如此,顺序不能颠倒。

小时候,家乡住房多是土木结构的屋子房,烧火做饭又大多燃烧柴草,一年下来,纵使崭新的房屋也会被熏得一团漆黑,甚至屋顶上还有黑黑的烟油滴下。父母承担了这最艰苦的活儿,打扫时得戴一顶草帽,手持一根绑着笤帚的竹竿,人还要登高仰首,一笤帚一笤帚地扫,时间长了,不堪其累。母亲够不到的厦房高处由父亲清扫,父亲清理顶端昏聩的灰尘和蜘蛛网,不留任何死角,低处的墙角和地面由母亲完成。

那时我们还小,大多时候只能袖手旁观,但有时也干力所能及的活儿。一会儿帮父亲去取墙上落下的镜子框框,一会儿接过母亲递过来的盆盆罐罐。到了刷墙环节,母亲会按比例将白土块浸泡在大铁盆里搅拌均匀,再用塑料小盆舀少许,送到父亲手里。

白土是前几天母亲在老家北山背回来的。北山附近有一处盛产白土,白土窝子就在半山腰一片荒草甸里。每年腊月,远近的人都去那里挖上等的白土。母亲天不

亮出门,太阳落山后才背着两袋白土回家。也有人家为了省事,用当地的黄土代替,但刷出墙的效果就差远了。母亲爱干净,又能吃得下苦,我家刷墙年年用白土,刷出的墙自然光洁亮堂。

刷墙时,母亲仿佛是一位资深的美术师,属于自己的宣纸上挥毫泼墨,手中的拖把成了表达感情和艺术张力的画笔,再蘸上纯净的白土浆液,动作自然流畅,画面浑然一体。长大后我才明白,刷墙不仅是体力活,还是个技术活,刷得不好就像麻子脸一样,坑坑洼洼,难看极了。微风吹过,新刷的土墙便干透了,我家土屋顿时亮堂了许多。

抹是扫舍最后的环节,这一环节大家一齐动手。我和姐姐、弟弟抹桌子、擦玻璃,父亲照例抹高处的窗户、门框。厨房的灶具则由心细的母亲独立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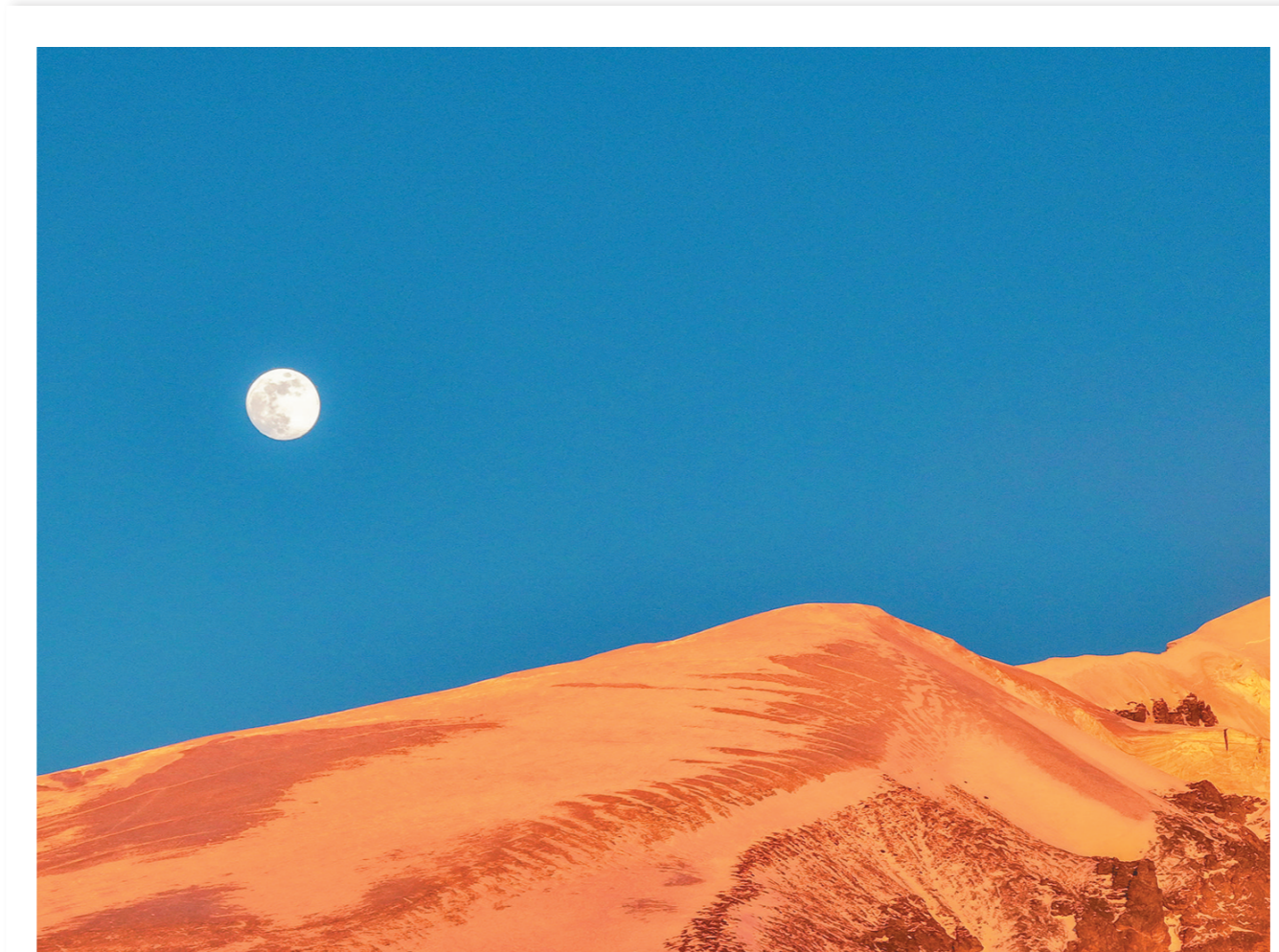
扫、刷、抹并不是扫舍的全部。母亲会对大家的劳动成果进行检查验收,爱干净的母亲对我们干过的活儿总是不很满意,不断返工。有时,她意犹未尽,东瞧瞧、西看看,发现屋内土炕围子经过一年风吹日晒已残损破旧,便用半碗糍糊,拿出父亲从学校带回的一沓旧报纸,往刚刚刷过的土炕围墙上贴报纸。

窗格上的白纸也被撕下,换成崭新的。往新窗纸上贴窗花的任务交给手巧的姐姐。假期,姐姐利用空闲剪出好多窗花,有吉祥祝福的,有小虫小鸟的,有民间传说的,真可谓丰富多彩,富有寓意。窗纸、窗花一贴,立马有了情趣格调,把农家小院烘托得既美观又温馨。最后,在主屋墙上要张贴我们的奖状和几张新买的年画,奖状当然要点贴在墙正中位置。

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,年味也越来越浓。终于,我家一年一度的扫舍完美收官,一切安排妥帖,父母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扫舍是一项劳动,更是一种仪式。扫除旧尘,既是物质层面的除旧迎新,也是精神层面的欣欣向荣。一家人在温馨的房中围在一起,在次第响起的鞭炮声中,新年的气息便浩浩荡荡蔓延开来。

(单位:富平县刘集镇人民政府)



冬日慕士塔格峰

陈朔 摄

家乡那口凉水井

何恒蕊

很早的时候,人们修建房屋选址都要考虑柴水方便这个因素。柴为百姓提供了烧饭取暖的能量,水为人们提供了吃喝洗漱的便利。这两样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。具备柴水方便的条件,村落也就应运而生。

我的家乡汤坪村具备这两个条件,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落。村落早在很早清清的泉水,冬暖夏凉,赶集的人们总到凉水井洗洗脸、洗洗手,口渴了就喝上一口。冬天里,水冒着热气,喝到嘴里暖暖的;夏天里,水冰冰的,喝到嘴里透心凉。有些赶集之人

久之,我文绉绉说话,笑盈盈问答,谄通世事,有了些年老成的模样。但也有架不住香气招摇的时候,每日午后,门口如约走过一位老太太,水粉的衫、水粉的裤、水粉的鞋,外加一辆水粉的小三轮车,三轮车前端端正正地摆有一个晶莹的玻璃柜子。柜有四层,空间充盈,均是沐了浴、上了浆的“红孩儿”。

老太太一路走,一路喊,一路留香,她优雅从容地骑车,风慷慨大方,细细腻腻,均匀地灌入玻璃柜,撩拨每

回家时都用瓶子、水壶接上一壶水,路上慢慢喝。这是凉水井留给我最早的印象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每到年关,就是凉水井最繁忙的时候。由于井水冬暖夏凉,用井水洗涤不冰手,吸引了全村人来到这里。一进入阴历腊月,附近的农妇就把自家铺盖、床单、窗帘拿到凉水井清洗。之后再把大人、小孩的衣服、鞋袜洗个遍。家里所有应洗之物洗过之后,就到腊月十几了。这时就到了农户杀猪宰羊、汤鸡剖鱼的时候,大家争先恐后来到井旁,排起长队,从早晨一直排到傍晚。

到了腊月二十九,井边就更热闹了。家里蔬菜和灶上用的锅碗瓢盆都要拿到井边洗。有的人家一直等上一

两天,才轮到自己用上井里的水。当地过年有个风俗“初二不出门,初三、初四串家门”,为了不出门挑水,就要提前准备足够的生活用水,人们纷纷拿出家里各种盛水器物,到水并取水过年。这时的水井成了汇集全村男女老少的场所,各家大事小事、社会的各种新闻都能在水井边听到,凉水井就成了全村人信息的集散地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陕南出现过几次大旱,也波及到我们这个秦岭南麓小村。每年的春夏之季都有不同程度的天旱,有时一连几个月天上一颗雨星都不下。河道、池塘干枯,田地龟裂,一时间到处都是干部、群众找水,以解决农田灌溉和群众生活用水问

题。

幸而家乡的凉水井水源充足,成了方圆几十里群众取水的去处。从县城到附近的村庄,有人开车、有人骑摩托车,有的人骑着自行车、有的人拉着架子车,拿着各种取水的桶、盆、罐、壶到凉水井取水。凉水井一天24小时忙个不停,水井边人声鼎沸,热闹非凡。

到了新世纪之后,中央不断加大了对农村的扶持力度,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如今家家户户都通上了自来水,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、清凉的水源。但不时也有十里八村的乡亲们聚到凉水井,取水腌制的泡菜,因为他们觉得用凉水井的水腌制的泡菜,比其他任何水腌制的都要香可口。

(单位:宁陕县财政局)

留下一缕馨香

俱新超

一丝糖浆,拐走每一颗山楂的心。而后,喊声如雷,将香气全部打散、震破,惊出柜外。我不由自主地喃喃道:“真香啊!”门外婶婶惊疑:“哪来的香气,净胡说。”“馋糖葫芦了吧,那玩意吃多了酸牙。”“才不酸呢,越吃越甜哩。”我不屑地向外探了探脑袋,想随香去。

我被青天白日里糖葫芦的幽香所扰,竟莫名地幻梦不断。梦里的我俊朗不凡,出手“阔绰”,周身四个兜鼓鼓囊囊尽是红票子,我不单单将一整车糖葫芦全部买空,还将小巷的集市买断,搬回了家。一夜梦醒,我发誓明日一定要饱尝糖葫芦的滋味,好解我心底忧愁。

老太太的糖葫芦果然有味,个大饱满,滚圆通红,像明亮艳丽的红灯笼。我一连买了三串,心满意足地坐在碌碡上“啃”。老太太瞧见,咧着嘴,轻声细语道:“香甜吧,都是自家穿串、熬糖,做成的糖葫芦。”我说:“甜滋滋呢。”

上中学时,无端听到有人说小巷路口有个卖糖葫芦的老太太,装束喜

人,时髦前沿,生意绝好。每日散学,买糖葫芦的人络绎不绝,他们大多是学生,夸赞起人来滔滔不绝,妙语连珠。老太太双手麻利,举着糖葫芦小棍,糯米纸上滚一圈,套上袋,送出去;收回钱,鱼尾纹颤颤巍巍,细细密密,像绣上去的一朵花,简直俊美。也有人对老太太恶语相迎,背地里七七八八乱说一通。或是说老太太神志不清,不晓得自己几斤几两,一把年纪还穿得花里胡哨;或是说糖葫芦里有虫眼,淋上糖浆,挂羊头卖狗肉,专糊弄学生。

几年里,老太太的生意越来越好,三轮车也变得又宽又长,她把小锅灶搬到了人们的眼皮底下。方方正正的煤气灶,一根管通向小腹便便的铁罐,灶上铁锅闪亮,像镀了一层清油。大筐筐内的山楂全都净了皮、退了核,另有水灵灵的葡萄、黄澄澄的香橘,像婴儿般卧在筐里。老太太与周围的学生都是旧相识,他们时不时帮她抬煤气罐、穿糖葫芦、推车。